

药香飘满高石村

■ 何军林（重庆）

重庆潼南多丘陵。从涪江边一路向南，那些丘陵便层层叠叠地涌上来，像大地呼吸时温柔的起伏。双江镇高石村就藏在这起伏深处，屋舍沿坡势错落，水泥路通到每户人家的院坝口。枳壳树下，小孩追着皮球跑，笑声漫过林子。路旁的太阳能路灯一字排开，傍晚齐刷刷亮起，把村道照得温柔柔的。

这样的日子，富足而幸福。这样的日子，跟满坡满地的枳壳树有关。

那年春天，六千亩“川枳壳”GAP 种植基地在高石村应运而生。由当地一家企业以流转土地的方式建成，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的邓烈研究员牵头，联合重庆市中药研究院、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专家团队，为基地提供了从规划到种植的全套技术支持。

可在高石村种枳壳，起初让村民们面面相觑——枳壳是什么？村干部开了好几次院坝会，把枳壳的来龙去脉掰开了揉碎了讲：那是一味药，开胃健脾、疏肝理气，被收进《全国道地药材目录》的“川枳壳”。高石村的土，是侏罗系沙溪庙组砂泥岩发育的灰棕紫泥土，微酸至中性，疏松肥沃，排水又好，天生就是为枳壳准备的。

但种了一辈子庄稼的农民心里犯嘀咕：好好的田，不种粮食种药材？销路在哪里？钱能不能到手？

迟疑归迟疑，事总要有有人带头。村干部第一个签了字，紧跟着，几户胆子大的也按了手印。协议书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多起来，红色的指印密密地排着，像春天刚冒头的芽。赖大哥是第一批签字的农户之一。他坐在自家门槛上，抽了好几支烟，最后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摞，说：“签！再穷也比现在好。”

这一签，赖大哥的日子就拐了个弯。他五十好几了，没手艺，年纪又大，出去打工不好找工作。从前种几亩玉米，一亩地顶多挣千把块，除去种子、化肥、农药，剩不下几个。每年过年，看着别人家杀年猪、放鞭炮，他只能缩在屋里喝闷酒。土地流转后，他每年拿到约定的流转金，又在基地找了活干，除草、施肥、采摘，一年下来也有不错的收入。“苦药材种出了甜日子。”赖大哥逢人便咧嘴笑，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，像绽开的枳壳花。

像赖大哥这样的村民，高石村及周边村社还有几百户。他们的收入由三块构成：土地流转金是兜底保障，常年务工的劳务费是稳当进项，每到采摘季还能挣一笔鲜果采摘费。基地建设这十年光景，光发给乡亲们的钱，前前后后加起来，早已近千万元。数字是冷的，但钱进了口袋，日子就暖了。

基地常年雇人干活，从春到冬都有事做。春天修剪枝条，夏天除草施肥，秋天采摘果实，冬天清园养护。四十三岁的王大姐在基地干了三年，从普通帮工干到了技术员，学会了操作智能灌溉设备，每月工资好几千。“以前种地靠天吃饭，现在上班拿工资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，比以前强太多了。”她说话时手还在熟练地调试滴灌阀门，脸上是那种踏实的、安稳的满足。

枳壳的根扎进高石村的土里，也扎进了高石村人的日子里。

走进枳壳基地，是另一番天地。六千亩枳壳林沿着丘陵坡势铺展开去，从高处望，像一片凝固的绿浪，一波一波涌向天际。树不高，但枝繁叶茂，每一片叶子都油亮亮的，透着一股被精心照料的精气神。林子分了区，十二个种植区整齐划一，像尺子量过；另有一片苗木繁殖区，一片母树采穗区，给整个基地源源不断地提供最纯正的种苗。

树下，以色列滴灌管道如大地交错的血管，蜿蜒着伸向每一株枳壳的根部。水珠从管壁的细孔里渗出来，一滴一滴，不疾不徐，精准地喂进每一寸根须。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座小小的气象站，像沉默的哨兵，日夜不停地记录温度、湿度、光照、风速——二十多项数据通过 5G 网络飞上云端，经过人工智能算法的揉捏，变成最佳的种植方案。

无人机在林子上空盘旋，多光谱相机像一只锐利的眼睛，能捕捉每一片叶子颜色和形态的细微变化。“这就像给每棵树都做了 CT 检查，”操作无人机的技术员是个九零后小伙子，戴着眼镜，文质彬彬，“哪里生了虫，哪里缺了营养，一照就知道，早发现早治疗，不用等病虫害暴发才着急。”中央控制室里，大屏幕上跳动着花花绿绿的数据——土壤氮磷钾、酸碱度、含水量、气温变化——几千个物联网传感器把整片基地的“身体状况”实时呈现。工作人员坐在屏幕前轻轻一点，水肥便精准送达指定地块，分毫不差。

但科技归科技，老传统也没丢。老药工赵师傅在基地干了七八年，每天清晨照例要到林子里走一圈，遇到哪棵树不对劲，就蹲下来，伸手捻一撮土，放在指尖揉搓，再凑到鼻尖嗅一嗅，心里就有数了。“机器测得准，但土是活的，有些东西机器看不出来。”他慢悠悠地说。采摘枳壳时，采药人仍遵循老规矩——赶在太阳出来之前下地，晨光初露时采摘的果实阳气最盛，药效最好。这些从父辈那里传下来的讲究，和无人机、物联网一起，在这片土地上相安无事地并行着。

枳壳一年四季都在变化，高石村的日子也跟着变。

春天，枳壳开花了。花不大，白色的，藏在叶子后面，不张扬，但香得很，甜丝丝的，风一吹，满村子都是这个味道。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，忙着采蜜授粉，人站在树下闭眼闻一会儿，心就静下来了。这时候基地里最忙的是修剪枝条，工人们拿剪刀在树间穿行，咔嚓咔嚓的声音响成一片。剪下来的枝条堆在路边，晒干了可当柴火。

夏天，枳壳果挂满枝头。拳头大小，碧绿碧绿的，圆滚滚的，把树枝都压弯了。七月的太阳毒辣的，林子里闷热得像蒸笼，工人们还得背着背篓钻进去采摘。汗水从额头淌下来，滴进土里，瞬间就没了踪影。基地负责人拎着草帽在田埂上走来走去，扯着嗓子喊：“老陈，戴好草帽！多喝水！别中暑了！”摘下来的鲜果沉甸甸的，背篓满了就往路边运，路边停着车，一车一车拉去制药厂。

秋天是收获的尾巴，也是播种新希

望的开始。枳壳采完了，工人们开始清园，把落叶和杂草收拾干净，给树施一次越冬肥。这时候的高石村，空气里飘着的都是枳壳的香——晒干的、烘干的、正在陈化的，各种层次的香混合在一起，浓得化不开。村里的小孩子放了学，背着书包从基地旁边跑过，笑嘻嘻地喊“枳壳熟啦！赚钱啦！”大人们在后面骂一句“小兔崽子”，眼睛却是弯的。

冬天，枳壳树落了叶，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。地里的活少了，但基地依然有工人在忙碌——修枝整形、检修设备、整理台账。辛苦了一年的村民终于可以歇一歇，围着火炉烤火、摆龙门阵、算一年的收成。赖大哥今年杀了一头年猪，请了村里几个老伙计来吃刨猪汤。酒过三巡，他端起杯子说：“从前过年，买斤肉都舍不得。今年这一桌子，是我自己挣的。”几个人碰了杯，眼眶都有些湿。

枳壳给了高石村人尊严，也给了他们体面。

基地建起来以后，村里外出打工的人陆续回来了几个。陈某就是其中一个。他把家里的几亩地都流转给了公司，自己受雇在基地从事田间管理。以前在外头建筑工地上干，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，还总惦记着家里的老人和小孩。如今在家门口上班，每天骑电动车从家到基地，十来分钟的事，收入却稳当得很——土地流转金是定数，务工工资按月发，采摘季还有额外一笔采摘费，三样加起来，比在外面打工强。最重要的是，老人有个头疼脑热能照应上，孩子放学回来能喝上一口热汤。像他这样回乡的，村里还有好些个。年轻人回来了，村子就有了生气。村里修建了文化活动场所，晚饭后，有人跳广场舞，有人下象棋，小孩在滑梯上爬上爬下，笑声脆生生的。

最让村民长脸的是，高石村的枳壳有了“身份”。二零二一年，高石村被认定为重庆市第三批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。二零二四年十一月，枳壳被纳入重庆市道地药材目录“渝十味”。二零二五年八月，基地通过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GAP 延伸检查，符合国家GAP 要求，成为全国最大的枳壳种植基地，也是全国唯一兼具“GAP”与“有机认证”双认证的基地。这意味着高石村的枳壳可以堂堂正正走进全国各大药企的采购名单，价格比普通药材高出三到五成。枳壳不愁卖，每年采收季还没到，订单就早早来了。发往广东、上海、北京的大货车一辆接一辆从村口开出去，装走的是枳壳，换回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票子。

从重庆市丘陵山地机械化生产果园建园规范示范基地，到中药材（枳壳）机械化管理示范基地，再到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样板工程……基地收获了一连串荣誉和奖牌，也迎来了一波又一波媒体记者，对着枳壳林咔嚓咔嚓地拍。村民们起初有些不自在，慢慢地也就习惯了，该干活干活，该说笑笑。他们心里明白，枳壳名气响了，高石村也就红了。

此时正值夕阳西下，独自走向基地高处，站在那个坡顶往下看——六千亩枳壳林被染成金绿色，晚风从涪江方向吹来，带着水的湿润和枳壳特有的清苦香气。风中隐约飘来赖大哥说过的那句

《思想者》杂志征集稿件

《思想者》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，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，于 2023 年 6 月创刊，杂志宗旨为“见证时代，拒绝平庸”，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。《思想者》杂志为季刊，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、知名

媒体负责人、调查记者、知名学者等。

征稿对象
海内外作家诗人、学者、评论家、媒体记者等。
投稿邮箱：huaxiazaobao@126.com

主 编 | 艾华林
执行主编 | 郭 园

无处可去的“娜拉”

——《雷雨》中繁漪的绝望反抗与现代性困境

■ 李赛男（湖南）

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，繁漪这张脸，你见过就很难忘掉。她不是传统戏里那种贤妻良母，也不是左翼作家笔下的革命女性。曹禺说她就是雷雨，闷着、压着、憋着一股要炸开的劲。过去很多批评文章，喜欢给她贴标签：资产阶级女性个性解放的失败典型，或者更简单，直接说疯了、病了。可你想想，这种判词是不是太顺手了？要是把繁漪放进五四以来娜拉出走那根线上去看，你会发现一个更麻烦的事实：她不是不想走，是压根没地方可走。她的疯狂，不是什么天生的性子烈，而是那个时代专门给中国“新女性”挖的一个结构性陷阱。

一、客厅里的困兽，和玩偶之家那只鸟

1918 年，胡适在《新青年》上吆喝《易卜生主义》，一下子把娜拉摔门那声响传遍了整个中国。从此，离家出走成了五四新文学翻来覆去写的一个母题。可鲁迅不客气，1923 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泼了一盆冷水：娜拉走后怎么办？两条路，堕落，或者回来。这话听着扎心，却在繁漪身上应得血淋淋的。

先说娜拉。易卜生写她，丈夫叫她“小鸟儿”“小松鼠”，养在笼子里当玩物。等她有一天醒过神来。敢情自己从来没被当个人看，她二话不说，摔门就走了。那一声门响，震了整整一个世纪。娜拉走得主动、清醒、心里有数：她要教育自己，要活成一个人。

繁漪呢？困在周公馆，一个更大也更阴森的“玩偶之家”。丈夫周朴园，专制、冷漠、装腔作势，拿家庭当自己的体面招牌。繁漪在这家里连口热气都捞不着，反被说成神经病。她跟周萍那段不伦之恋，外面的人爱骂乱伦，堕落，可你往深处想，那不过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，在快要闷死的环境里最后抓的一根稻草。她不知道这是错的吗？当然知道。可她有别的选择吗？周萍是那个牢笼里唯一让她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人。

这就绕不过去了：娜拉能摔门，繁漪为什么不能？表面上看，她有腿有路，可以离，可以走。可曹禺把剧本写得明明白白，她没钱，没社会身份，更要命的是，她还有个儿子周冲。在那个年头，一个离了婚的不守妇道的女人，带不走孩子，也找不着正经工作。回娘家？剧本里压根没提繁漪有什么娘家，我读到这里时总觉得，曹禺不是忘了写，是故意的：她就是无根的，身后空空荡荡，什么也没有。

下转 10 版

话：苦药材种出了甜日子。其实不只是赖大哥，整个高石村都在这片枳壳林里找到了另一种活法。那些曾经荒芜的土地重新被耕耘，那些曾经离散的人心重新被聚拢。枳壳在春风里发芽，在夏雨中抽枝，在秋阳下结果，在冬雪里休眠，它们遵循着古老的节律生长，却享受着最现代的技术照料。这种奇妙的组合，恰是这个时代中国乡村变迁的缩影。

药香飘满高石村。那香是苦的，也是甜的。

责任编辑 | 郭园 校对 | 卢路